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徐孚遠關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水 吳培昌坦公

徐鳳彩聖期參閱

漕撫奏議

疏 馬 卿

早定足邊大計以免後患疏

陝西漕運

臣准戶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等題稱  
陝西地方連年災旱戎虜益肆糧不足以給軍食不

足以賑民、乞要遣官將河南陝西黃河陝州各一帶、水陸運道、刻意修復、暫照成化二十年事例、急發京運糧米、仍將附近河南一府陝西等處京運折色、查照陝西歲用不足之數、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爲本色、年年坐派陝西、於陝西立倉收貯、水陸轉運關中、以給各邊、戶部將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一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扣留太倉、抵補前數、其潼關而上、通榆林綏德一帶、黃河散漫、橫石森列、難行、必自渭河入、陝城、方可從大路空運、榆林等邊、水路難通、陸路極

奉新訪得十月以後漸成冰凍將前糧米以木爲平車裝載三截轉運等因本部查得先奉明旨大會廷臣咸以爲水道阻塞陸程艱險勞損騷動得不償失不若先發銀兩多方糴買尤恐人人所見不同備行各該巡撫多方勘處今本官又陳水運之法然自古未有也一旦創作耳目所限恐有未盡宜再審處合行漕運河南山西及陝西各該巡撫都御史從公查議黃河經由運道自某處抵某處堪以舟運有無阻塞糧米支運何倉軍船分撥何衛及潼關至榆林

一帶十月冰凍自某處抵某處堪以車運有無妨礙及山川險易程途近遠各令徑自奏請定奪等因奉聖旨是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卷查先該前都御史劉節准戶部咨爲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事該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堯封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題本部會官議擬竊以成化二十年運米三年不成竟留河南支用易銀一十四萬泰運之難如此永叔所上劄子固今古必用之石畫也解送陝西方纔了事就若今日徑發銀兩賑濟給邊輕省蓋已不止數倍矣就事論事所見如此誠恐執

議或拘於見聞事體未盡乎幾微或將轉漕運米一  
事再行漕運及山西河南各該都御史多方勘處另  
行奏請等因覆題奉 聖旨既會議明白依擬行欽  
此欽遵備咨在卷勘議間又准前因臣竊惟陝西重  
地值此災傷臣固嘗切私憂而開運大事易舉難成  
不得不爲曲慮嘗考之漕誌叅之輿論黃河自淮安  
以遡徐州自徐州以遡潼關水勢洶湧雖曰難行而  
舟楫尚有可通然古有江船不入河之說蓋水勢不  
同舟制亦異則漕船未可分而漕卒亦未可用也况

西抵龍門。懸流千丈。自漢唐已艱於運。然彼時猶有倉廩寄固。陸路轉運以達於渭。故有河船不入渭。斗錢運斗米之說。計今改造運船。雇募水手。創立倉廩。所費當又不貲。而運道尚未可知也。至於糧米支運。何倉軍船分撥。何衛須待。運道有成。方可擬定。姑未暇論。其冰運一節。勢亦頗難。嘗聞黃河嚴冬之際。冰塊順流而下。謂之走凌。一爲南風所逆。冰扼不行。森然植立。須臾凍結。屹如山石。層疊巉巖。况猶有岍合而中開。水溢而中斷之處。恐車運亦未敢保其必行。

也。臣淺劣見聞，止於如此。若或別有長策，非臣所及。伏望陛下仍敕該部再會廷臣議處，務爲經久可行之策，庶運道無阻，而邊有賴矣。

查復鈔關預處供給高牆疏

後正陽關稅

臣准戶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惟恕題稱：壽州正陽鈔關始於成化八年，以賑濟飢民而勸收船米。至正德元年，以供給高牆而改納船料。至嘉靖八年，又以委官人等多方爲害，通行停革。今鳳陽臨淮之民年穀荐荒，歲供不辦，額外之徵必不可加也。所



據前項鈔關委應照舊開設收銀解府以爲高牆常  
供有餘則存留府庫以備年荒賑濟等因題奉 聖  
旨該部知道本部看得所題無非爲國恤民至意誠  
爲有見及照我國家鈔關之設非直征稅出入以足  
國用實欲抑彼逐末而歸之農正古先哲王念民之  
依貴五穀而賤金玉之意誠良法也故市廛之征王  
法不廢况正陽鈔關設自成化年間其來已久實與  
臨清等關相同若使正陽可革則他處可得而盡革  
耶且天下商販往來南北者皆經臨清等處征稅何

獨循淮而西之商經正陽者乃得不稅亦爲不均今縱不用之供給高牆亦可以濟公用而寬民力又查得先年高牆供給獨出鳳陽臨淮二縣近年以來災荒荐至供辦尤難陵寢所在之民豈可使之生意不聊因而復之未爲不可所據本處鈔關似應查照歷朝事例依擬仍舊開設但恐議來未備則將來不免更張又節該彼處巡撫奏開奏革各稱利害事在彼中難於遙度必須勘處停當方可照舊開復合候命下本部備行巡撫鳳陽都御史馬卿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會同覆勘正陽鈔關卽今應否仍於原處開復  
既復之後有無關係商民利害每歲所收錢鈔約有  
若干高牆供給之費不滿三千餘兩其餘剩銀錢應  
否照他處鈔關事體解京埠頭四百名應否裁減管  
理官員定何衙門委官如果相應逐一議處停當徑  
自奏請定奪等因覆題奉 聖旨備行到臣隨經會  
行直隸鳳陽府知府劉佐復查得正陽鎮地方西通  
河南東連淮泗南達六安等處商旅舟楫來往經由  
舊設之時所收料銀照船梁頭自有定額所入之稅

可支高牆供用。省派鳳臨二縣。比之臨清等處。輻輳鈔關不同。查得往歲每月有收銀二百兩者。有三百兩者。亦有不及數者。多寡不等。大約一年所得稅銀約三千餘兩。供給高牆廢人。歲給婚配。死葬等項。約用銀二千五百餘兩。又有修補及起蓋廢女宅舍。供給生育男女衣服之費。俱賴此項錢糧。僅足穀用。候年久積餘。臨時議作別用。若照他處鈔關事例。解京恐所解者少。而費者且多矣。其埠頭四百名。誠爲過濫。所宜裁革。今無行令壽州。上於本鎮。精選殷實者。

一百二十名送府，每月預點十名，輪流更替，其監收委官，須於府州縣佐貳廉能官內聽撫按選委一員管理，一季一換，所收料銀解府，置立循環，按月赴撫按衙門倒換稽考，如此庶事有克濟，經久可行。回申到臣復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惟恕議照壽州正陽鈔關之設，初以勸收船米，繼而改納船料，每年多寡大約有可得銀三千餘兩，既足供給高牆，又得寬省二縣，誠爲有益。但正陽地方不過一鎮，不近州城，官少親轄，民多頑悍，委官或未得人，遂致濫徵巧

取彼該巡撫都御史唐龍具奏裁革府庫尚有餘銀  
八千餘兩足敷高牆三年之用今前銀支費已盡高  
牆之供決不可缺而民力已竭實爲不堪夫徵商之  
餘利與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遠矣所據前陷實宜  
復設埠頭誠可裁減所查餘剩解京一節緣本關非  
比臨清淮安等處輻輳之所惟可供給高牆有餘存  
作庶女出嫁等項別用似難比照他處解京乞敕該  
部再加詳議覆請 聖裁俞允施行

地方疏

防水裁役

竊惟臣撫治地方鳳泗爲根本重地淮揚實畿輔要衝卽今郡縣頻災而百姓流移衛所久憊而武備廢弛貪官污吏之未除鹽徒強賊之竊發此皆地方重事謹已遵奉敕諭次第舉行但臣才本疎庸撫治未久憂勞雖切績效未期查檢應議事件歷年撫臣舉之略備不敢贅言其餘瑣屑事務不敢煩瀆今將干係地方切於時政者條例上塵睿覽

一防水患以安地方據直隸淮安府申照得淮安西北黃河淮河二水交流會清河口經地方官莊卹灣

繞大河衛新城下關一帶趨東入海。夫黃河入海濁泥日積。上流之河道益狹。下流之河口復淤。每年秋水泛漲。瀰漫百里。如前年大水。新城淹沒五尺。經月不退。去冬淮河南岸坍塌一百餘丈。項陷民房六百餘間。若衝齧不已。城亦大壞。此則黃河之爲害可憂也。其在清河口迤西原係淮泗清流。近因孫家渡開通黃河一枝。復入於淮。行至清河口地方。與黃河大勢橫敵。阻遏難泄。以致泥沙停積。尋常水落則洲渚盡見。淮之行水去處。僅有四丈。萬一再加淤阻。如沛



縣飛雲橋，頃刻成陸，則淮流必將他徙，否則橫衝淮揚湖隄，運道必復崩決，此則長淮之受病可憂也。今照淮北地方，有行鹽支家河、泗河、洪澤地方，有陵等湖，以致白馬湖斜出府城南下，涇河射陽湖溥入廟灣，俱可以開濬枝流，泄淮之水入海，分殺其勢，將來運道淮河若有梗塞，亦可改圖，申乞議處等因。據此爲照黃河之水，遷轉不常，復合淮泗，勢亦可畏，若不早爲議處，脫至衝齧衛城，淤塞運道，則可憂甚，將來勞費不貲，而亦無補矣。合無行移總理河道衙門

會同臣等遍歷相度或疏鑿海口以泄其流議處停當具奏定奪庶幾河道可保無虞地方之急務莫先於此也

一裁冗役以蘇民困據直隸淮安府申稱查得海州

有土戶與所及有教地處所有司必多爭執各為

贛榆安東鹽城四州縣每年各於均徭戶內審編板

本編非完即

浦等場臺鹽上脚共八十三名實為苦累今姑以民

竈二戶苦樂貧富較之竈戶專煮海之利積餘私鹽可以委輸於四境民戶耕斥鹵之田而迭遭苗害未免離散於四方竈戶上下一年不過出鹽十引雖折

價二兩四錢其實不過數錢此外更無他擾况額有  
賑濟又領艸蕩且民戶下下一丁馬價紅船均徑里  
甲馬艸農桑食鹽起運稅糧解戶長夫協濟等差三  
倍於竈故近年奔民投竈者甚多今年淮安分司清  
審竈戶伍祐一場增出五百餘丁他場可以例推此  
等餘竈不編工脚臺鹽不送運司聽用而獨累貧民  
不均之政莫甚於此合無俯念民疲將前項工脚通  
行裁革或仍於各場總催竈丁數內僉用便益等因  
及據揚州府泰州申據民人盧璿楊瀾等告稱蒙編

小海等場工脚官吏刁難索要拜見財物不容自當  
勒詐銀十餘兩監禁追納或轉送運司雇替用銀加  
倍况灶戶止辦額鹽並無別項科差本州田地多被  
侵買以致民窮灶富前項工脚應合除豁等因據此  
議照工脚之設專爲臺鹽國初民多灶少故派之於  
民卽今灶多民少當改之於灶况近年以來各場轉  
撥運司跟官運使二十名同知副使并三分司判官  
各十名經歷知事各三名共占七十六名俱聽其包  
雇其餘八十七名名雖在場不過納辦銀兩漫無稽

考况原設本爲臺鹽。今則跟官亦非立法本意。且運司除各官祇候馬夫外。逐年又有均徑皂隸五十四名。亦足直堂跟隨使用。前項工脚實爲無益病民。合無通將淮揚二府工脚盡行裁革。惟復仍行各場另於總催或空閑灶丁輪流減半派當。或一季或半年一換。專一臺鹽庶幾冗役省革亦恤民之一端也。

分處糧銀以便完納疏

京運改兌

據南京運糧把總朱熊呈。照得漕運糧斛四百萬石。漕運總以備海運者除遼洋總下三十萬石外。其浙江等一十一總兌收。

糧三百七十萬石、內兌運三百六萬石、該七分、京糧二百一十四萬二千石三分、通糧九十一萬八千石、改兌六十四萬石、該四分、京糧二十五萬六千石六分、通糧三十八萬四千石、京倉兌改共糧二百三十九萬八千石、通倉兌改共糧一百三十萬二千石、係是舊例、嘉靖八年、該戶部議得改兌糧米、原無輕齎耗米、不穀了納、俱於兌運輕齎銀內完貼、以致數目牽制滋弊、自嘉靖九年爲始、將京倉改兌四分、糧二十五萬六千石、俱上通倉、其車脚盤剝專於通倉兌

運輕齋銀內挖貼餘剩盡數給軍免扣還官仍於通倉兌運三分糧內改撥二十五萬六千石赴京上納以抵前數初意蓋因兌運原有輕齋以足車脚等用改兌原無所耗全賴兌運挖貼爲其損彼補此兩相牽制故將改兌全上通倉免扣開運軍脚以省兌運挖貼行之三四年來但查改兌全上通倉脚費亦無盡免每石仍要於兌運銀內挖貼五六分完納況江北南京等總衛所運納兌改因便水次率多不在一幫每於投文交納之際改兌者固得全上通倉兌運

者又嬰於三分通糧內撥補改兌四分京糧彼有此  
無數多混淆切詳本爲頭緒煩多減省窵貼然此反  
生牽制須擾不便及照兌運京糧七分原係陸運近  
改開運車脚扣解無容異議通糧三分原非陸運不  
由新開開行今却將撥補改兌糧米比照七分京糧  
一例扣解車脚則是改兌雖免扣銀兌運又復加除  
出彼入此所扣惟均及照兌運既有上納七分京糧  
舊例又有仍改三分通糧新法改兌糧米既已盡改  
通倉交收却又改撥兌運赴京補約例無定規弊尤



滋甚、呈乞會議一定之規、庶便遵守交納、據此、臣等  
議得爲政之道、貴在簡要、今把總朱熊所言、前項兌  
運既有七分京糧、又有仍改三分通糧、改兌旣已盡  
改通倉、却又改撥兌運上京補納、委的事體非便、反  
相牽制不清、加以補納改兌京糧、而作兌運、扣解車  
脚、尤爲貽累、運政不便、乞敕該部計議、合無將兌運  
糧三百六萬石、京倉定爲八分上納、該糧二百四十  
四萬八千石、比舊兌改止多五萬石、通倉定爲二分  
上納、該糧六十一萬二千石、并改兌全糧六十四萬

石。共糧一百二十五萬二千石。比舊兌改止少五萬石。載入議單。永爲常例。其扣省車脚銀兩。行巡倉等衙門。查照兌運。原該七分京糧銀內。扣解太倉。以爲由閘所省之數。其撥補改兌一分京糧。免加扣減。盡數歸運。少資羨餘給軍。則事體簡便。易爲遵守。而交納不致混淆矣。

預處黃河水患疏

治河

臣等會議得黃河發源於星宿海中。經崑崙放於積石。東下潼關。萬有餘里。其來也。旣高且遠。其注也必

迅且怒。中間又有涇渭汾沁伊洛瀍澗舉西北諸山之流而奔湊焉。以助其湍悍洶猛之勢。况自孟津而下地。平土踈。易於崩潰。又且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停滯則淤。下淤上湧。奔潰四出。湮室廬。隳城郭。侵禾稼。中原酷罹其毒。此黃河爲患之大端也。黃河自古爲中原之害。入我國朝則爲漕渠之利。蓋徐呂二洪水淺石惡。最爲險阨。沽頭謝溝等閘。蓄閘終口。纔一啟放。南來漕舟起剝。守淺艱澁爲甚。渡淮而北。率以一月始抵濟寧。自黃河入運道以來。流日漸

北舟日漸利。往年出飛雲橋。則沽頭以下諸閘不事  
啟閉。嘉靖九年。又由魚臺出穀亭。以下諸閘亦不復  
啟閉。臣等訪問本地士夫父老。皆云。今年漕舟渡淮。  
順風五六日。可抵濟寧。利龍踰焉。此黃河有資運河  
之明驗也。黃河固爲運道之利。亦爲運道之害。蓋河  
流所經。遷徙無常。而其爲患。非淤則決。如嘉靖六年。  
沛縣迤北。湮塞四十餘里。此則淤之爲害也。又如弘  
治六年。決張秋東。岍并汶水。奔注于海。此則決之爲  
害也。當時上厯霄旰之憂。特遣大臣前來修治。費財

動衆甚爲不貲。夫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而財賦轉輸悉資漕運。故漕運利則京儲克否則坐困矣。咽喉之地治之誠不可不先且急也。然今之治河與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急於爲民。今也急於爲運。古也導之使北以順其就下之性。今也導之使南以避其橫衝之虞。此古今事體不同而施爲之緩急向背亦異也。臣等受命以來稽考圖籍詢問父老不敢執一己之見必求合衆論之公乃由上源以徂下委自正身以及旁支得於身親證諸目見較

其利害之輕重，以爲疏治之從違，雖其間節目不同，區處各異，而治之之方，大略不過疏濬築三者而已。固不敢畏難以貽患，亦豈敢無益以疲民乎？臣等考之夏禹治河，自大伾而下，灑爲二渠，大六而下，播爲九河，蓋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況今漕渠窄狹，洪閘束捍，全河入運，勢自有不能容者。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支由孫家渡經壽州，一支由渦河經亳州，俱出懷遠縣，會淮入海。一支由趙皮寨經睢州，出宿遷縣小河口，一支由梁靖口經碭山縣出徐州小浮橋，俱

入運河、近年四支湮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

等處徑趨沛縣、近又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穀

亭口、而運道大有可虞、臣等以為今日之計、非其分

流以殺其勢、未可以力勝也、今看得梁靖口一支、嘉

靖十一年、該副使周瑯同知李仁等挑通行水、趙皮

寨一支、節經挑濬、至嘉靖十二年、該副使齊之鸞同

知王景明挑通、見今行水、大約河殺五分之一、渦河

一支、又因趙皮寨下流、自睢州野鷄崗地方淤塞、正

身五十餘里、以致漫入平地、注入渦河、見今大水奔

後宋濬司空謀得黃河分

一流則勢緩、勢緩則沙積、而易決、合流則勢迅、勢迅

一則沙不停、旋而河易通、與此不同

流、舟楫通行、孫家渡一支、又該總理河道都御史朱  
裳於本年八月內、行委僉事方昇等挑濬、自本渡口  
起至朱僊鎮止一百五十餘里、工已就緒、尚未放水  
今議得趙皮寨野鷄崗迤下、至寧陵縣地方、應該挑  
濬淤河五十餘里、倍加深廣、導引漫水歸入正河、又  
自睢州地名張見口起、至歸德州地方郭村止、應該  
量築長堤一道、計長一百餘里、以禦泛漲、梁靖口雖  
已疏通、下流一帶河身、仍須時加疏濬、自儀封縣于  
莊村起、舊有見淤月河一道、再挑二十八里、接入梁



靖口達于小浮橋以殺北岍水勢。臣等又惟黃河北岍自河南原武縣起。至山東曹縣地方止。歷年起築一帶長堤以防東北入海。見今守護如遇盜賊。但爲日旣久。河流衝刷。風雨侵凌。以致坍塌矮薄處所數多。伏秋水漲。深有可虞。今議原武縣地方王村。厥添築月堤一十里。祥符縣地名盤石口。添築長堤一十二里。北離二百步。加築月堤一十五里。蘭陽縣地名銅瓦廂。幫築月堤九百九十步。仍開濬對岍月河五里。考城縣地方蔡家口。自第三堡起至清涼寺山東

界止。創築月堤一道一千九百九十步。其餘矮薄。并  
臨時衝剽去處。量爲修築。臣等再照黃河一支於嘉  
靖九年水漲北徙。卽今已過魚臺。誠恐其流漸北。將  
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于海之勢。議者欲塞岔河水勢  
口。以安運河。臣等以爲其可慮者有三。蓋岔河水勢  
洶湧。遼難堵塞。先年侍郎崔巖築塞本口。用工三萬  
止。餘四丈。雨霽水漲。一時衝蕩。不克完合。此其可慮  
者一也。又本口縱使冬春水涸。幸而塞之。其性旣逆。  
其流必激。夏秋水漲。不決黃陵岡。則決李居莊等處。

故北岬一帶三十年來無衝決之患者未必非此口有以殺之也。今欲塞之可乎。此其可慮者二也。又本口既塞則徐州迤上至魯橋一帶流沙停滯二百五十餘里遠道必皆淤涸。山東諸泉水微又不足以濟之。且挑淺置閘必須數萬之夫數月之久方可完工。亦不能如今日之利且速也。况來年進貢運糧等項經行在邇豈可一日不通而坐待挑濬之成哉。此其可慮者三也。夫塞岔河之口可慮如此。誠有如都御史朱裳所謂奇而險者。臣等考永樂九年侍郎金純

亦曾引河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以濟運道爲今  
之計亦惟資其利而防其害耳議將魯橋至沛縣東  
堤一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仍於要害去處砌之以  
石以禦橫流量置石壩以洩暴水又自城武縣苟村  
集大隄頭起至濟寧州地方止創築縷水大堤一道  
計長一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仍將魚臺縣城北小  
屯起至穀亭鎮南店頭止開挑淤河引水入運河以  
殺魚臺城之患至於金鄉魚臺二縣被水居民乞救  
巡撫衙門查奏量爲蠲免以蘇其困如此是爲順水

之性不與爭地。若其河流日久，渠道漸深，不至泛漫。庶亦永爲運道之利也。臣等又以河經園陵，所宜慎重。會同各官，再四相度，議得孫家渡、渦河二支俱出懷遠縣，會合淮流，至鳳陽縣地方經過。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過。祖陵除皇陵地形高阜，去河三十餘里，水患難侵，無容別議外，其壽春王陵臨河南畔，相去一百二十餘丈，最爲逼近。將來衝決之患，難保必無。泗州祖陵東西南三面河水圍抱，西面去河頗遠，南面僅十里許，東面五里許，况又南有

盱眙山障水不得南行。一遇河漲，三面泛溢，北侵陵所。訪得正德十二年淮水暴發，壽春王陵滄沒五尺有奇。至今門廡水痕尚存。祖陵垣牆亦曾浸及。今看得黃河已有一支分入渦河。若復放孫家渡一支，水勢當增數倍。中經園陵，委有干碍。夫黃河爲患，其在下民，尚可改圜。今東衝有傷於運道，南注有碍於園陵，反覆思惟，實爲難處。臣等欲將孫家渡且勿放水，候渦河壅塞之日，方將本渡口開放。其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堤，以漳泛溢。壽春王陵北面包

砌石岍以防衝決。但黃河水勢難測。雖增石岸。難保無虞。况園陵基本所在。恐有傷犯。事體重大。不敢輕舉。乞敕禮工二部會議。差官帶領。欽天監諳曉地理官員。再行相度。果無別碍。取自 聖裁。行令總理河道。并巡撫衙門。將前提岍如法築砌。倘有干碍。徑自奏請定奪。臣等又看得淮安清江浦河口。正當河淮會合之衝。近年黃河水漲。灌入本河。以致淤淺。阻滯糧運。節經挑濬。已費十萬餘金。而淤淺如故。蓋以漕舟鱗集。臨時止用小船水中挑撈泥沙。用力雖多。見

功實寡。臣等議將板閘迤西築爲土壩。下流放水。使河身乾涸。併工挑濬。務令深廣。就將所挑泥沙築爲堤岸。以禦外河漲水。其新莊清江等閘。仍行令管閘官員。如濟寧閘事例。依時啟閉。以防乾涸。至於伏秋外河水漲。將本河口築壩爲防。官吏船隻。盡行車壩。水落復開。照舊行舟。再照古人治河。常先下流。下流通則上流疾。此勢之常也。禮云。四瀆視諸侯。故江淮河濟。謂之四瀆。瀆者獨也。獨入於海也。今則河淮三瀆合流入海矣。又淮水獨流入海之時。海口兩旁。各



有套流。及安東上下一帶。又有澗河并馬邏等港。以分水入海。是以上流無潰溢之患。即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增三分之二。而澗河馬邏港等處湮塞已久。其入海諸套。又經歷年沙淤。而海口迎潮流沙日積。愈加狹隘。每至伏秋。水漲不能速洩。下壅上溢。致梗運道。滄沒地方。為今之計。若將前項海口套沙并分水溝港。盡復其舊。斯為全利。但黃河會淮入海。經數百年。淤塞不止數處。若一時并工疏濬。為力似難。合無先將緊要洩水溝港。如甘溝菊花溝。通澗河七

十五里。馬邏港四十餘里。羊寨港三十。八里。并北洶  
等溝。量開一二處。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隻往來。肥  
盪其餘原有今淤分流處所。斟酌次第爲之。淮安新  
城河北淤灘。亦行挑濬深廣。如此不惟分河之流以  
廣入海之路。而益漕運與民利兼得之矣。臣等又惟  
黃河經流。未有數十年不變者。卽今河出魚臺。雖借  
以利漕。而流久沙高。一旦他徙。徐沛南北。必皆乾涸。  
則濬泉潴水以復國初宋禮之舊。尤不可不預爲之  
所也。議將山東諸泉。查照舊規。大加疏濬。以匯于汶

河再將南望湖堤一百餘里照舊修築原設開壩通行查復漕渠淤窄處所挑濬深廣庶潦有所瀉旱有所取則徐沛之渠不思乾涸雖岔河之口日久自塞亦非所慮矣及照前項工程大約計算合用雇夫買料等項銀不下二十餘萬兩卽今河南山東并淮安等處連年災傷重以此役實爲不支乞京戶工二部會議前項錢糧或照先年開河事例借留兩淮運司餘鹽銀兩或別項處給分發河南山東并淮安府聽總理河道并巡撫衙門選委廉幹官員專管支放後

有不敷量將各處頗收地方徵價應用工完之日通  
將用過錢糧稽查明白造冊奏繳臣等切照水之爲  
患者莫如黃河而水之難治者亦莫如黃河况今之  
治河又與古不同臣等前所云者是欲以難治之河  
而治之盡如人意故愈見其難也臣等材識愚劣所  
見所處止於如此然亦豈敢自謂相度無遺區畫盡  
善而必其說之可行哉

僸運糧儲疏

一速船料以免誤運據湖廣江西等總運糧把總劉

節等呈稱。漕例十二月駕船赴水次領兌。則造船必先於九月給料。十一月造完。方不誤兌。近年軍民料價多不依時派徵。延至次年二三月。或四五月始得給領。打造又湏五十餘日乃完。是未裝運之時。而過淮到京之限已違。甚至有六七月尚不給領者。往年糧多折色。船有減存。遲造一二。尚可支持。今年全運本色。儘數用船。豈容停緩。負累旗軍。或揭借債負。或鬻兒變產賠造。甚至弃糧逃避。湏幫官員無計可處。或將糧米加派別船帶運。或那借官銀收買民船兌

裝苦不勝言。呈乞議處等因。據此。臣等切惟漕運必資於造船。而造船必先於辦料。故官軍三民七。軍衛有司出辦之例。近來各掌印徵料官員。多不以運務爲重。任意因循。不惟拖欠。或遂侵那。致誤造船。遂稽起運。而住俸問罪降級。獨歸運官。彼無干預。夫忠不切已。是以視如秦越。而漫不加意也。諛運之端。實由於此。合無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無巡撫處者。行巡按御史。嚴督各該司府州縣衛所。各將年例軍民料價。預爲派徵。務在上年九月。以裏給發。若徵收未完。

聽將在庫別項官銀借給候徵完補還如有違慢十二月終不完給者將府州縣衛所收料官住俸正月終不完給者府州縣衛所各掌印官住俸收料官仍革去冠帶首領官吏提解漕運衙門問罪延至四月終不完給者都布二司并府州縣衛所各掌印并催料收料官一體叅奏提問府州縣衛所官降級文職起送吏部別用軍職發回原衛帶俸差操中間若有侵那等項情弊從重究問比照進糧事例載在諫單永爲遵守庶法例嚴明而料價早完船造及期而糧

運不誤矣。

一均法以濟造船、查得各總淺船、南京中都、江北山東、遼洋、衛所造於淮安、清江、廠、湖、廣、浙、江、江、南、江、西各造於各該處所、及查議單內一款、淮安、清江、廠、管、廠、指、揮、千、百、戶、等、官、有、犯、比、照、運、糧、事、例、聽、漕、運、衙、門、提、問、若、犯、該、充、軍、爲、民、降、調、罪、名、問、完、奏、請、發、落、此、惟、以、淮、安、清、江、一、廠、官、員、載、在、徑、自、提、問、之、例、其、湖、廣、浙、江、江、南、江、西、各、造、船、指、揮、千、百、戶、等、官、未、經、議、及、切、緣、造、于、淮、者、漕、司、朝、夕、得、以、覺、察、且、有、提、問



之例。故各官有所警畏，而不敢慢。至于湖廣浙江江南江西各處者，既從其便，又無提問之例。是以委官無所鈐束，全不畏憚。往往作弊誤事，如今歲鎮江衛委官指揮張儒，千戶李希賢，侵費料價，舫誤造船，稽遲糧運，足爲明鑒。且各處雖去淮稍遠，而造船皆漕運之急務，事當畫一。今淮安清江廠官員有犯，既許其徑自提問，而他處管廠官員違法，須待叅提，不獨事體有偏，抑且人心玩愒。合無將湖浙江西南等五總，但係考定，或委管造船官員，自指揮以下，有犯

照依江北清江廠事例徑自提問補人議單庶漕規振舉人心畏服而造船不誤矣

一均行糧以濟僭運據遮洋運糧把總江川呈據所屬定邊等衛運糧千百戶于江等呈備旗軍王釗等告稱先年本衛并神武中及通州左右四衛天津等三衛德州并德州左二衛官軍專兌山東德州水次糧米運赴京通二倉上納號曰北直隸總設把總一員管理自德州水次至張家灣水程不過七百五十餘里又係一水之地每軍閤支行糧二石頗敷食用

後於嘉靖三年，議將北直隸定邊等九衛改併遮洋

地故改名遮洋也

總，每年駕船前往小灘鎮領兌河南山東二省糧米，復自小灘鎮運赴薊州倉上納，往返水程約有三千三百餘里，道路寫遠，難於轉輸。完限已蒙改擬行糧，尚未加添，切思本總舊運長淮泗州等衛，每軍行糧二石八斗，釧等水程比伊不甚相懸，行糧乃少八斗。及思山東總下臨清等衛官軍運納京通，俱支行糧二石四斗，釧等水程較彼加倍，行糧反少四斗，實爲不均，告乞轉達議處等因。據此，臣等竊惟行糧有多

寡蓋以地里有遠近。立法之初。參酌適宜。固不容改。但今各衛改入遮洋。往返程途。比昔增遠。故完糧期限。先已具題更改。所支行糧。似應添給。合無將定邊等衛官軍行糧。比照臨清等衛事例。開支二石四斗。改載議單。通行遵守。庶官軍足食。事體均平。

一添設閘座。以益糧運。據湖廣蘄州等衛運糧指揮李緒等。呈稱天津相距通州。河道約有二百餘里。內多淤淺。難行。糧船到彼。挨過一淺。動經旬日。或百夫併力牽挽不停。或四散雇舸。紛然爭競。近年覓船尤

難不得已。開借回空淺船剝運。動經一月。甚至四十餘日。始得抵灣。以致糧納耽遲。船回阻凍。議者應於鄯縣河西務楊村地方。各建閘座。若遇水小。則隨宜啟閉。免盤剝之勞費。若值水大。則開月河而行。所費工料。動支太倉。扣省由閘銀兩。庶一勞永逸。糧運甚幸。臣乞議處等因。據此。臣等議得。前項河道。水勢消長。無期。沙淤淺阻。不一。每因盤剝。遂致耽延。爲害實深。若設置閘座。蓄水行舟。爲利甚大。但地勢水勢。猶須詳勘。切見通惠河開復之初。亦或有難之者。及其

功成事濟，浮議始息。乞敕該部會議，合無擇委羽知水利官員，親詣彼處督同管河等官，逐一踏勘。如果事體相應，公論允合，就便估計工料，修建閘座，亦利運之一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潛撫奏議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十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宋存標子建叅閱

漕撫奏議

疏

馬 卿

河道遷改分流隨宜防禦疏

開治運河

臣據工部管理河道郎中鄭綱呈據委官徐州知州魏頌等各會呈前事勘得徐沛一帶河道自胡陵城

開起至沾頭三閘并謝溝新興黃家閘下至徐州止  
共閘七座俱係運河先年河身低下閘座成規啓閉  
以時身源接濟自濟寧直達徐沛復有嶧山滕鄒等  
縣諸泉或由金溝淺而入運或匯昭陽湖而積水舟  
楫順利糧運通行自正德年間黃河缺口流出沛縣  
飛雲橋地方西水東注漫浸各閘自後飛雲橋淤塞  
河水復自魚臺漫入運河然流衝奔突無常引河濟  
運利害相半河流便于行舟閘座日就頽廢今年八  
九月以來黃河遷改將原出穀亭口以漸淤塞畚爲



二股分流。十月以裏。通將二處淤塞斷流。各開淤淺。舟行艱難。但河性通塞。往來莫測。目前惟當疏濬淤淺。修復閘座。以通漕運。先事預處。以復舊規。必須併工急挑。方不有誤。今沿河中流逐里測量。自胡陵城開起至沽頭上閘止。計五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各淤淺不等。俱該挑濬。自沽頭上閘起至黃家閘止。內止淤淺三十七里。亦該挑濬。河面廣濶。恐難挑濬。兼恐水流散漫。各里俱用挑濶一十丈爲準。職等公同各官。每深廣一尺。取泥稱重。一百四十斤。每筐可擡

泥一百斤。仍計自河至峴。廣狹若干步。每夫每日可

○濠○河○以○擡○泥○爲○

擡泥筐數。如閉閘禁水。併工急挑。則每四人擡泥一

○若○泥○近○處

一

五

兩

水

旋

復

流

入

河

矣

人取泥通融。每夫每日可擡七十筐。明年春早。自正

月十五日起。至二月終止。除風雨休息。每夫實做工

三十日。自胡陵城起。至沽頭上閘止。應挑淤淺。每里

該用夫二百八十名。計五十七里。共用夫一萬五千

九百六十名。自沽頭閘起。至黃家閘止。應挑淤淺。每

里用夫一百四十名。計三十七里。共用夫五千一百

八十名。更修閘七座。每閘用人夫七百名。共用夫四

千九百名。通計用夫二萬六千零四十名。等因。職等會同徐州兵備兼管河副使查應兆親詣各該地方覆勘。與各官所議相同。會議黃河斷流不濟。運河修復。閘座事所當先。濬河修閘。通用夫二萬六千四十名。今照舊例于淮揚二府徐州正派。并調各處淺夫不足之數。乞賜量調附近黃河等夫。并雇募應役。各于年裏派調停當。各府州縣委官分部預備濬河筐杠杓鏝器具完備。各于正月初間。委官督領。刻期到工。內均徭編夫自備工食。但加賞勞。正派夫役照例。

日給食銀一分五厘。雇募人夫照例日給工食銀三分。仍先于年裏估計閘座停當分投采取石塊動支河道椿草各項銀兩買運石灰鑄造鉄錠并椿艸板木打壩修閘物料齊備及動支舊開河剩下徐州各廠杉木石塊先儘取到俱候凍開興工修理閘座挑濬淤淺自正月十五日起興工至二月終止刻期在糧運未到之先一併完工若雨水勻和泉源充溢斯則閘座無窮之利但恐天時亢旱諸泉之水不足以供各閘之用糧運阻滯事勢急迫則于黃河梁靖口

迤透岔河。設法疏濬。下從泥河出孟陽泊口。以急濟  
漕運。寧費財力。亦不敢惜。及查先年黃河流決。閘座  
不用。原設專管沽頭等閘主事一員。并各閘官吏。俱  
盡裁革。閘溜淺舖人夫。十留一二。餘皆革去。目今各  
閘既已興復。原設主事。并各閘官吏。俱乞奏請銓補。  
撥克各淺人夫。俱照舊編派。其人夫工食。賞勞。并采  
運石塊。備辦雜麻石灰物料。人匠工食。俱于河道貯  
庫銀兩公用事完造冊繳報。再照運河久淤而初通。  
尤宜申明舊規。遇淺卽行盤剝。嚴禁例外。不得多帶。

客貨。糜闡河通行。糧運無阻。會呈到臣。會議得河性  
罔測。難以預度。若使水漸南趨。則濟寧下及徐州淤  
淺。必須盡濬。以復永樂至弘治百餘年來。闡運之舊  
規。但目前數百里。汙淺挑濬。且明春糧運在邇。事勢  
迫切。工役巨繁。而將來糧運。不免照常由闡積水行  
舟。較之數年舟行。闡面者不同。如水漸北趨。則仍濟  
漕河運舟。誠爲順利。但黃河難禦。而闡河窄狹。不能  
受黃水十分之一。今已逼近濟寧。萬一漲溢衝決。則  
天井以下一帶。闡座必皆盡壞。下及徐州三百餘里。

淤淺日甚。或以漸北徙。則先年北經曹單下。循張秋。故道亦有可虞。尤爲運道無窮莫大之患。二者均爲有利有害。而輕重不可不權。詢謀不可不審。防禦不可不周。且事連三省。關係匪輕。已經會行各官詳議。續據回報到臣。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議得建閘積水以通運者。先朝百餘年之舊規。藉黃河之水以濟運者。邇年一時之近利。黃河一遷改。雖河性周測。而先事當防。國計至重。豈容少緩。徐沛百餘里間。凡運道之淤。閘座之

頻廢者。目前舉。湏修濬。各官所議利害甚明。經畫亦當。前項人夫。合于淮揚徐三府州。儘調河道淺閘塘壩。黃河等夫四千名。沛縣空閑接遞夫二千四十名。俱係均徭編僉。各令自備工食。但每半月量加賞勞。正派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食銀一分五厘。雇募人夫一萬名。照例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但閉閘絕水。則人力易施。入水取泥。則成工難必。照得濟寧南旺河道。例該三年兩次大挑。嘉靖十四年春。適當應挑之期。例該工部等河郎中呈部奏請。于二月初



一旦興工。至三月終止。閉閘絕水。禁止往來鮮貢船。隻係是舊規。合無趁今大挑之期。預于年裏將前項人夫起派。雇募調發。修閘灰石等料。俱于年裏買辦到閘完備。俱候春初人夫于正月十五日以前到工。上自南旺。下至黃家閘。閉閘絕水。禁止往來鮮貢船隻。畫地分工。并北河原議夫役。亦合量增。併力挑濬。修理通期。二月終。三月初完工。以俟皇木糧運早至。臣等仍申飭運卒。不許例外多帶貨物。臨期再行多方疏引接濟。若夫果不敷量。爲添雇。以期國計無誤。

再照徐沛河道廣濶，閘座稀少，較之濟寧河狹閘密者，猶有不同，是以故老相傳，先年運舟有累旬累月，方過沽頭三閘者，况今淤淺量挑，閘座新復，若果將來天旱泉微，皇木糧運阻塞，事勢迫促，方如各官所言，將梁靖東流岔河下至泥河量加疏道，以圖急濟，此則甚不得已一時之權也。乞勅工部再加計議，早爲上請，行下臣等施行。

備運糧儲疏

漕運五議

議照漕運舊規，歷歲旣久，經議頗多，百凡舉措俱有

定制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百政一新，勵精圖治，中間一切弊政，無不釐正，臣等謹當遵守，罔敢怠忽，但行之年久，其間亦有法例未備，政尚遺闕者，臣等謹摭一時之愚，條陳六事，內、刑、一、條上塵睿覽。

一、改折色以恤災荒。據直隸、淮揚等府申稱所屬地方亢旱全災，臣已另行具奏。及訪得江南、淮、北等處俱各旱乾，卽今交秋，西成無望，計已成災。各地方撫按等官必有奏報，臣待罪總漕，則今年完運糧米，誠不可不預爲計處，以重國計而恤民命也。查得以前

災傷年分皆派有折色自臣承乏漕運嘉靖十一年

狼斛除折色支運外本色派該三百餘萬石嘉靖十

二年欽奉 聖諭全徵本色數內止准河南改兌折

漕四百萬每年折百萬于民類漕平可省而折存米

銀七萬石嘉靖十三年復全徵本色通無改折始以

價每歲可增二十萬金入國帑

兩年較比十一年共多徵本色二百萬石况往歲江

南江北各有災傷然猶間有收穫之處臣限各官多

方催督幸俱早完然本色加耗甚重比之折色所費

幾倍兩年全徵東南之民力竭矣運軍往年糧有折

色則船有減存得以休息今兩年全運而軍士之疲

勞甚矣。乃復遇此數省全災，軍民困苦，若不量改折色，其何以堪。臣備員抱漕，以國儲爲職，豈不欲全運以自見微勞，而顧欲獨減以取避難之嫌哉。誠見地方災傷，恐督責雖嚴，終不能完。一年誤運，則數年不復。誠不可不預爲之慮也。夫連歲全運，臣于運船不足者，俱已造完。軍士逃缺者，俱已僉補。河道不通者，俱已濬復。則運事之至難者，臣固已竭力爲之。則是今日無難可避，而所難者，特地方災傷之甚耳。誠惟民爲邦本，國儲之所自出，不可有傷。若處置得宜，則

飢疲得蘇。儲蓄無損。而國與民皆受其利。處置失宜。則死徙立見。糧運可完。而國與民皆受其害。一得失之間。而利害之相去遠矣。臣請先言其害。而後及其利。夫湖廣江西。運行萬里。且地方廣濶。水次窮遠。民鮮積穀。今遇全災。雖有錢貨。無所收糴。而况民貧之極乎。其勢必至于誤運。浙江蘇常等處。田雖膏腴。而稅糧素重。通年糧長疲敝已甚。是以數家朋當一名。今連歲全徵。則疲敝亦又甚矣。東南之地。財賦之所自出。以浙江蘇松常鎮歲運將及二百萬石。當天

之半。稍寬于今，則猶可復于後。古語曰：竭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若復全運在豐歲，猶難，而况災傷乎。東南財賦之地，誠不可不深念也。兩淮之間，鳳陽爲根本重地，而民貧尤甚。淮安地方，黃河二水下流，十歲九淹，重以旱蝗相繼，二十餘年，民之流徙，十居七八。州縣幾不支矣。况近挑濬閘河，及修理祖陵皇陵，比之他省，尤爲苦累。數省災傷若此，疲敝若此，全徵本色，督責之下，剝膚椎髓，鬻妻賣子，苦楚萬狀，豈盛世之所宜見。此民之害也。當此荒年，軍士

月糧必至有缺。運卒家口何所仰給。行糧恐亦難徵。夫豐穰之歲。竭作尤難。况兩年全運之後。重以災傷。居者待哺。行者缺食。莫相救恤。此軍之害也。夫軍民之力不堪。必至于悞運。一歲誤運。則來歲不可併完。必至再誤。况今太倉崇明等處。盜徒有潛伏之机。湖廣江西俱災。水賊有竊發之勢。飢饉所迫。何所不至。則意外可慮之患。安保其必無。則亦國之害也。若無轉害爲利。亦在乎處置之間耳。臣查得以前節年災傷。無不減折。嘉靖七年折銀糧一百七十六萬石有



零嘉靖八年折銀糧一百七十萬八千石有零嘉靖九年折銀糧一百五十二萬九千石嘉靖十年折銀糧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一年折銀糧一百萬石嘉靖十二年分。聖諭全徵本色蓋以財爲浮貲而糧爲實用誠經國之遠猷也但執有常變時有權宜濟時之急所以爲善後之計也伏望比照往年災傷之例將今歲糧運多派折色則貧民免貴糴之費加耗之費脚價之費軍士免行糧之費修船之費盤剝之費此軍民之利也臣非敢以軍民之小利損國計也

時不得不然也。夫方今修理九廟宮殿，軍士月糧多  
克工價。及聞京畿近來米價頗減，若多放折色二三  
月，每石量爲加添常數一二錢，不爲後例。則軍士不  
勝感激，而太倉之粟可存數十萬矣。今歲災傷，旣蒙  
多派折色，則糧運易完不誤。待後豐年，仍徵全運，則  
民力不虧，而國計無損矣。况今京庾充羨，寬民于災  
傷之時，則邦本不虧，租賦有出，固亦國之利也。抑臣  
又有一得之愚焉。若將折色銀兩招商和糴，則亦無  
損于本色矣。唐陸贄奏請減京水運儲蓄軍糧事，議

略曰、封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于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于積食而嗇于貨泉。近歲閑輔之地、年穀屢登、田農之家、猶因穀賤、江淮水潦、漂損田苗、與凡時常米貴加倍、宜減水運、請和廣糴、若待運錢到京、則恐收糴過時、宜貸戶部庫物、依平估價、以候折填所貸、論者以贄議深合時宜、今大江南北、旱災數千里、竊聞京輔之地、頗爲豐熟、適與贄之所論符合、若趁時招商、但稍加其值、平其收、宜無不樂從者。今若准贄議、借出庫銀招

商糴買粟米百餘萬石待解到折色銀兩補還則亦不失四百萬石之數而國與民俱利矣乞勅戶部再加詳議如臣言可行准照前項災傷年分事例不拘正兌改兌或本折相半派徵其災重者又爲量改支運仍乘此京輔豐穰早爲糴買粟米補運之數則天下幸甚漕運幸甚

一復舊規以息爭端據江北等摠運糧把摠等官朱鸞等呈稱今歲江船比之往昔尤難雇覓大抵船戶苦畏守候所給腳米本色折色悉任有司自專年豐

米賤逼令兌米年歉米貴却令折銀軍旗糧里船戶處處紛爭以致久稽實爲運道之累呈乞裁處據此隨據直隸常州府宜興等縣申稱上年七八月間山穴水發田禾淹沒秋糧正米尚徵未完一槩腳米常年每石折銀五錢合無仍照舊例折兌軍民兩便等因據此爲照舊例江北南京等總歲運江南并浙江糧斛淺船例不下埧原係民運瓜淮水次交兌成化年間糧里推稱浩費議改官軍雇船過江就民領兌每石加與過江腳米一斗三升後又議擬不論年歲

豐歉每石折銀五錢後州縣徵兌稽遲致累久候船戶畏難躲避計串執要土豪往往打搶甚至毆死人命又該漕司具題仍令有司糧里先期自備或定價雇覓誠爲允當官司便于催督埠牙易于召雇河港熟知找尋船戶不敢抗違執豪不敢欺奪况例有一般水脚別無浩費已行四年之久實爲便益後有蘇松等府崑山等縣糧長埽瑞等要得脫避奏告有司雇船費害繁多仍要軍雇及該江南巡撫都御史陳祥亦題前因通該戶部議題自嘉靖九年仍復軍雇

脚米一斗三升，徵完本色，隨正交兌，不許折銀開載。議單竊以爲軍民之雇船，其出價一也。船戶之領載，其受價一也。民雇浩費，則軍雇獨輕減乎。况糧里姦猾，豐年米賤，則欲本色；凶年米貴，則欲折銀，爭講不已。輟轉申擾，且又羈延守候，是以每年船戶臨期遠避，有司視如秦越，不與協理。埠牙代彼隱護，不肯召集，甚至糧遲故行，趕散官軍，畏懼兇限，緊急未免支河深港，四散尋雇。奈何船戶頑野，朝則聽從，夜則颺去，或奪蓬，或留軍，旗押管，輒被齊擁，呼號集

衆圍賴中間受財脫放之弊亦難保其必無而據船  
 之議遂起雖經嚴行把摠等官多方鈐治而其弊終  
 莫能絕執使然也前該漕運都御史劉節及接該臣  
 等屢言前項軍雇不可為常瓜淮水次俱未蒙  
事也不可再行愈允而臣等復以為言者誠見其不可而不得不復  
 言也夫民雇則與船戶兩平交易各出情愿船戶不  
 至逃避糧長不至強逼軍雇則找尋船戶勢所必爭  
 強逼必至于鹵船不強必至于誤兌竊以軍民船戶  
 皆 朝廷之赤子也惟處之得當各安其所則無爭

瓜淮水次民兌已疲往



而勢可久矣。夫不揆于事理而各爲其民，各爲其軍，各爲其鄉者，皆私也。合無乞勅該部從公議處，無分軍民船戶，惟主于便而無泥于故。或令糧長仍照舊例自運至瓜淮水次交兌，通免其脚米一斗三升，若以爲過江不便于民，則令糧里自雇船隻，運軍止赴水次領船交兌，糧里自與船戶隨時平價，自相講議雇覓，或官司爲其區處，而運軍不與焉，免其過江米七升，以爲雇船之資，仍留六升，照舊給軍，以爲過壩盤剝之費。如此則運軍無齒船之弊，船戶無虧價之

若糧里無遠近之勞。處置均平。各得其所。尤爲便之甚矣。

一造剝船以濟糧運。照得天津相距通州河道約有二百五六十里。內多淤淺難行。軍船到彼俱雇民船起剝。每米百石。遠者要銀三四兩。近者二兩八九錢。近年民船稀少。雖加水脚亦難雇覓。各摠等官只得攔借回空淺船起剝。動經四十餘日。方纔回南。自張家灣長店等處擁集。空重糧船無慮六七千隻。進退往返。卸糧起載。不能脫離。且恐凍阻之患。風火之虞。

誠非細故。切見通惠閘河置造剝船。設立經紀。甚爲漕運大便。臣等查得淮安府庫收有上年扣還打造剝船餘蘆等項銀兩。合無借支三萬兩。大約每五十兩造船一隻。并隨船桅蓬等件。共造剝船六百隻。每隻約裝糧二百餘石。候今冬委官前去儀真等處買木督造完備。差人駕送河西務楊村等處停泊。行委河西務鈔關主事督同彼處管河把總指揮管理。訪拘彼處殷實軍民立爲經紀名目。將船編號註簿。給付承駕。每遇糧船到彼用船起剝。俱聽撥給腳價。照

依常年雇覓民船則例給發其所借造船行令通倉坐糧員外督併經紀摠申于應給腳價銀內查扣每隻一年扣銀五兩六百隻共計扣銀三千兩。年終給發各該把摠領回還庫。不過五年之間可以補足一半。以後免扣以爲經紀之利。如或糧運擁到前船數少不能接濟亦許旗軍取便雇募民船相兼剝運。不許專靠官剝。耽誤限期。每年糧運事畢。其冬春閑曠之日及白河水長不用起剝。皆聽近便剝載客貨。覓利修船。使其樂於趨事。仍以七年爲限。其限內損失

者責令經紀賠償若限外頽壞者委官驗實呈報漕司添價修造悉聽鈔關主事管河把摠提調不時點驗修理如有盜賣等弊從重追究如此糜糧運不致耽誤淺船可免無他患矣

一定考選以裨運政查得先該戶科都給事中盧亨等題准戶部會同兵部將運糧一十二摠都指揮并漕運衙門將運糧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嚴加考察中間果有廉幹有爲者存留管事貪婪無爲者盡行革去另選相應官員更替正德五年又該漕運都御史

屈直奏准漕運把總等官三年以上果有廉能幹濟  
運糧依期不致借債者准予實職上陞一級正德十  
六年又該戶部題准行令本部僉運監兌等官一體  
體察開具賢否揭帖預送戶兵二部以憑訪察又自  
嘉靖元年爲始一年一次考察至嘉靖七年又該戶  
兵二部會議題准三年一次考察以爲定規嘉靖八  
年復該監察御史吳仲題准仍照一年一次考察俱  
經欽遵外切惟用人之道固在考選然人之賢否未  
易遽知必歷試而後可見古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方今文職考察在內者六年一次。在外者三年一次。武職考選軍政亦五年一次。獨于運官歲一考察。則一時之毀譽未必得真。而功過亦難覈實。徒使人無定志。凡事皆存苟且之意矣。合無自嘉靖十五年爲始。通行各處撫按官會同監兌部官將運糧把總衛總所總官員賢否俱一年一次體察實迹。明白開具揭帖送戶兵二部積候首尾三年之期。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將各官賢否三年得失事蹟開具揭帖送部照例會考以定去留。中間若有貪殘實跡或被

勅事發者亦聽不次黜罰不在此限如此庶考察得真人有定志各思自勵而運政可修矣

一嚴兌限以速運納查得議單內一款監兌官十一月終前到水次催兌正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者府州縣管糧官領運千百戶提問各住俸半年三月終無船無糧者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提問各住俸一年俱已三分之一爲限仍先各革去冠帶戴罪催餵若延至五月終船糧不到者不分多寡將布政司府州縣管糧官領運把總并指揮千



百戶通行提問各降二級文職別用軍職差操又一  
款江北官軍兌本府州縣糧米者限十二月以裏過  
淮南京江南直隸官軍兌應天蘇松等府州縣糧米  
者限正月以裏過淮湖廣江西浙江三摠官軍兌本  
省糧米者限三月以裏過淮山東北直隸二摠官軍  
兌本處糧米者限正月以裏完報遮洋官軍兌山東  
河南糧者限三月以裏完報又一款山東北直隸衛  
所原限五月初一日完近改四月初一日完江北直  
隸并鳳陽等衛所原限七月初一日完今改五月初

一日完南京江南直隸衛所原限八月初一日完近  
 改六月初一日完浙江江西湖廣衛所原限九月初  
 一日完今改七月初一日完違者各聽叅究等因節  
 經通行外為照民之有糧易得花費而官之徵糧貴  
 在及時今各該有司官員當收穫之際不行催徵過  
 冬過年只待花費殆盡至次年正二月間軍船坐守  
 監兌官催迫方纔拘民追糧此卽江北官軍過限之  
 始矣及查先年建議既將完糧限例改促兩月而嚴  
 兌限期未經論及是以有司不以兌限為重或無糧

詐稱有糧百計支調。及旋買粗惡糠粃不肯晒揚。爭講補潤。甚至聚衆互相鬪毆。詞訟紛紜。如今年南京等揔衛所正月間官軍船到江西吳城水次。守至四月半間。有司糧米方纔運到開兌。中間糧長名下尚有掛欠籌斛拖欠脚價。耽誤官軍。守至五月方纔處完。是在水次已違過淮之限。過淮已違完糧之限矣。蓋州縣各官每以徵糧之遲蚤不繫黜陟之損益。雖有住俸贖罪。概里爲之包贖。革去冠帶。上司爲之姑息。其所畏者。惟降級耳。若不申嚴兌限法例。則人心

日漸玩愒，欲其體國盡職，而自速完兌者，百無一二。則是兌限不獨當嚴于運官，而尤當嚴于有司。及照兌糧舊限，五月終無糧，方始降級，則三四月間皆彼怠緩之時也。後雖喫緊圖免降級，不過兌完而事畢矣。過淮違限，完糧違限之罪，彼實貽之，而運官實受之。運官經年住僚，甚至降級，而有司皆無與焉。不惟貽罪運官，且相欺陷，故違而致誤國計多矣。合無議行各該撫按督責有司，今後秋糧務在收穫之後，即時開倉徵收完足，照例十一月運赴水次聽候交兌。

若正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者仍照原議住俸叅  
奏撫按衙門提問二月終無船糧者照三月終例監  
兌官查叅行漕運理刑衙門提問若延至三月終船  
糧不到者將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  
提問各降二級四月終船糧不到者連布政司掌印  
管糧官領運把總通行提問亦降二級文職起送吏  
部別用軍職發回原衛帶俸差操以上四等照舊俱  
聽監兌官于兌完之日卽爲查叅不許遲緩姑息如  
此庶降級之例惟均而嚴限之心俱警徵兌得早可

責過淮之限過淮既早可責完糧之限矣